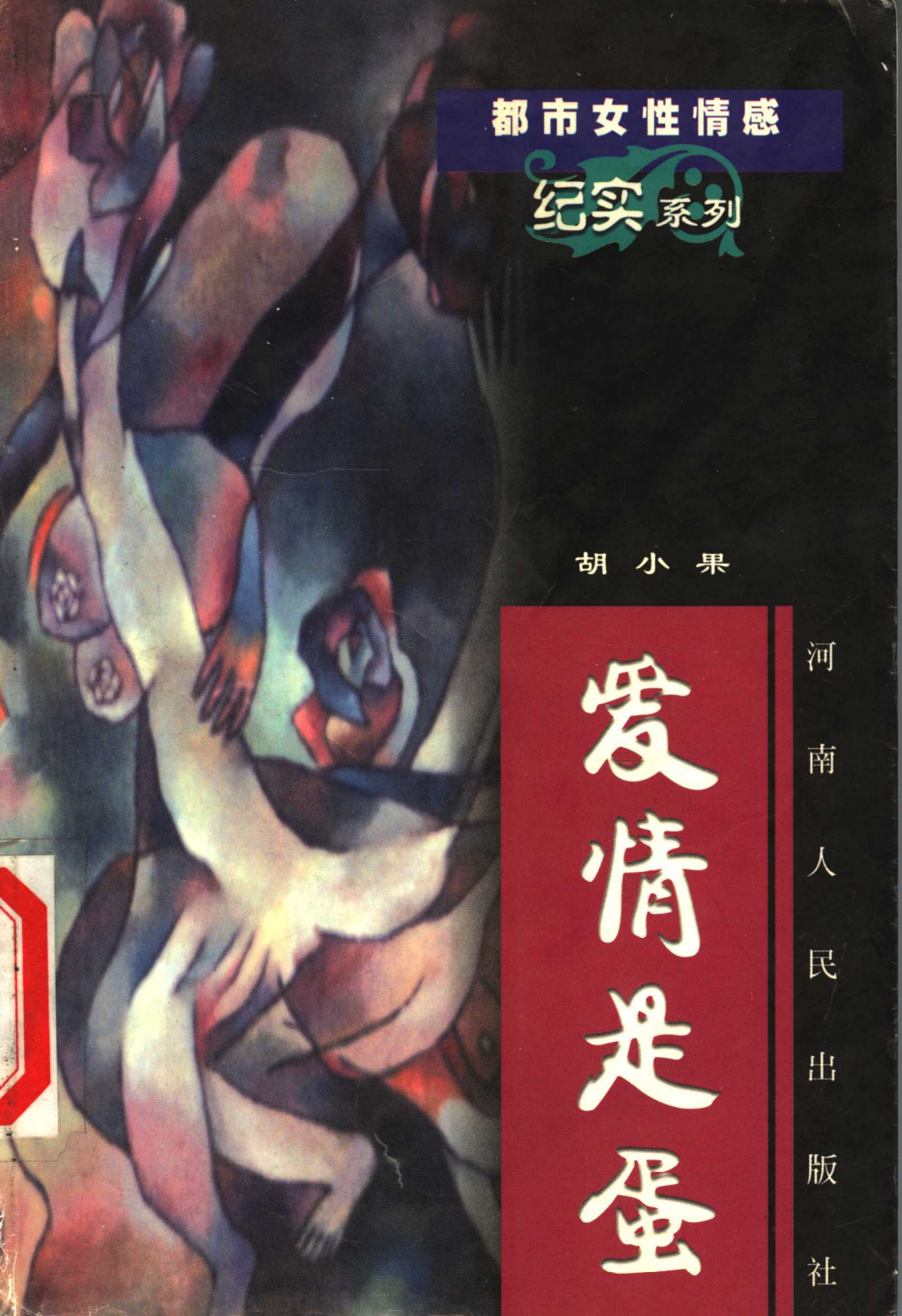




都市女性情感

纪实系列

胡小果

爱情是蛋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都市女性情感

纪实系列

胡小果

爱情是蛋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是蛋/胡小果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8

(都市女性情感纪实系列/郭萍,陈枫主编)

ISBN 7-215-04598-6

I. 爱… II. 胡…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803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63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14.00 元



总序

世纪末了。

20 世纪末对中国女性的意义有所不同。

情感生活对于女性来说一向有着特别的意义。审视 20 世纪后 20 年中国女性情感之路上的足印,深一脚浅一脚的脚窝里仍残留着时代的风雨,蓦然回首时却使我们惊诧无比,比之 20 年前,中国女性的情感状态用纷繁多姿、光怪陆离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如今,大胆追求理想的情感生活和丰裕的物质生活的都市现代女性,已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如何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的情感状态,为 20 年的风风雨雨盘个点,在 20 世纪末的时间之窗上划上一道刻痕?



放在你眼前的这套“都市女性情感纪实系列”可以说是对中国女性情感之路、之状态的一个记录，一种描摹。出于“聚焦”的需要，我们选择了都市而不是乡镇，因为“都市”是社会的“万花筒”，从中折射出的女性情感之光可能更具代表性。全书采用了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跨文体写法。因为作者个人写作风格的不同，表述时可能略有差异，但无一例外的是，书中的人物都采访于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女性群落。

还需要一说的是，本套丛书特别关注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人群，即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妇女，这个特殊年龄段的女性因为在各种历史背景中都生活过，也因为生理带来的心理上的变异，她们的情感生活呈现出一种较为深浓的色调，困惑和迷惘另有一种不同于常的滋味。另外，知识女性，自由职业女性的情感生活也较一般女性复杂多变，各成一册。智慧、技巧生存是商业化时代许多女性的谋生手段，亦正亦邪，自有读者评说。《盘点爱情》一册是对20年来各种爱情、婚姻观变化过渡的总括性概述，特别女性化的叙述，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男女情感，是人类生活的主题内容，也是每个个体生命中的华彩乐章。爱情的玫瑰永远花开不败，情感之路永远充满阳光，是每一个人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最渴盼的愿望。当我们伫立在世纪之交的时间窗口，眺望21世纪生活之门的时候，我们默默祈祷：

愿未来的人们在享受着越来越丰富的现代化生活的同时，爱情幸福，婚姻美满，情感之旅永是坦途。

此为序，也为祝福词。

1999年7月



目 录

总序/1

巴黎归来的艺术女人/1

云梯上,湖水边/10

比纸墙更脆的是什么/16

暖水如刀/22

被弃后的涅槃/28

寻找加壹/35

音乐的瞬间/42

破碎的梦/48

梦的翅膀飞越太平洋/55

眼睛的故事/62



- 永别雨城/72
永远的笛声/82
第三只手/88
不会再浪漫/94
你会变成和他一样的人/99
没开始就结束了/106
无意奔主题/112
爱与户口/118
永远的“三角恋”/124
长长短短,短短长长/132
装饰爱情/136
收留不再爱的人/142
为了至尊的权力/147
第一个人/155
如意之爱/161
被破坏的和谐/167
美人练习曲/173
无言的结局/181
他人的手/187
丢失的不是爱/193
意外“收获”/199
面目全非/205
是否去漂泊/211



停在心尖上的爱意/217

一个先生的三个太太/225

希望再见你时看到爱的成绩/232

后记/244





巴黎归来的艺术女人

采访手记：

画家 R 和他的第二个妻子 J 都是我的熟人，十年前 J 随 R 去了法国，几年后 R 回到祖国，J 只身在那里奋斗。后来他们都有了新的婚姻。今年春上，J 从法国回来探亲，我们在一起聊天，我告诉她正在写一本《爱情是蛋》，请她谈谈，她于是讲了自己的故事。

我不喜欢中国男人，这不太好是不是。我现在的丈夫是法国人，我感觉很好。

法国是艺术女人的国度，它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适合艺术女人，尤其是真正的艺术女人。一般女人可能选择日本或者美国，那些地方更适合她们，而法国只属于艺术女



人。

十年前刚到巴黎时,就有种融于其中的感觉,从小吸收的艺术营养一大半都和法国有关。街道、博物馆、大师故居,包括人,一切都那么熟悉,尤其在卢浮宫,面对大师的原作时我和 R 都激动不已,我们都觉得这辈子没法再画画了,再努力也不可能逾越那个高度,这也是导致 R 最终离开法国的一个原因。他太热爱绘画了,而面对大师的原作他没有信心再画下去。

语言是导致我们分手的另一个原因,R 除了汉语拼音一点外语都不会,英语是上中学学的,仅会毛主席万岁那几句,也忘光了。法语是上了国际列车后才用随身听学的,到巴黎后发现在火车上突击的法语根本不管用,索性就丢掉语言,忙于卖画养家糊口。其实用心些是能掌握简单的对话的,可是不,骨子里天生就对外语有种抵触情绪,固执地认为不懂法语也能在巴黎呆下去,所以到处碰壁。他身上还有种东西与法国,特别是巴黎格格不入,就是一种土匪习气。你不要笑,他祖上是干这个的,不过不是土匪,是打土匪的,要我看也没有多大区别吧。(她笑起来,很优雅地捂着嘴。)

掌握不了语言就没法进入当地社会,连跟人起码的交道都无法进行,别看他一张画能卖几百法郎,有的还卖到几千,但没法进入巴黎社会,我想他的感觉和巴尔扎克小说里进入不了上流社会的外省人差不多吧。平时都是我给他当翻译,日常的外交事务包括采购全靠我。我对语言天生有种敏感,父亲称做是“天籁感”,我特别喜欢法语的圆转优雅,它不同于英语,更不同于德语,到巴黎前我其实也没接触过法语,可是,



在巴黎机场刚下飞机，我就好像听懂了周围那些法国人的交谈，简直是个奇迹。法语对于我来说，就像我们国家两个语系之间的差别，以前刚到苏州，听不懂苏州人讲话，静下来仔细听，全明白那意思。也许就是从刚下飞机那一刻起，我认定自己会熟练掌握这门语言，并且在法国永久地待下去，那一刻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对我的到来，R 开始是很兴奋的，毕竟是夫妻嘛，而且他爱我。他希望什么都和我一道，有我在身边，他感觉心定。去了一阵子，总是陪着他和商人谈卖画的事，现在买画的老外有几个是真懂艺术的呢，基本上都是商人，买回去装点居室。买中国画家的画便宜嘛。时间长了我就感觉闷得慌，老想一个人单独行动，常常不跟他打招呼就跑出去玩了，从来不会迷路，我对地图有种天生的识别能力。有次没跟他打招呼就去了阿尔瞻仰凡高故居，那地方太好了，尤其是太阳，就像欧文·斯通在《渴望生活》里写的，是一个螺旋形的、柠檬黄液体的火球，飞过碧蓝的天空在空气中塞满了炫目的光亮。你知道我住在哪儿吗，就住在那幢著名的黄房子里！感觉真太好了，我愿意就死在那里了！R 以为我失踪了，或者遭了绑架，到处找我，一个星期后我平安归来，他大发脾气，说我太自私了，全然不替他着想。我还沉浸在阿尔的感觉中，他这么一吵特别破坏心情，一下子情绪坏透了，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搬出去单独住，但只是一闪念，我不会抛下他，因为他离开我简直寸步难行，这也是他大发脾气的原因。

我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边和商人讨价还价，他看不得我和商人之间融洽的感觉，不融洽能把画卖掉吗？其他时候也



一样,看不得我在当地人中间如鱼得水的感觉。平时家里总要有有些人来吧,其实都是他的客人,结果每次我都成了主角,他连配角都不如,听不懂人家讲话,只好待在旁边,有次居然当着客人的面睡着了,口水都流到了沙发上。

这样一次次积累,有一天终于爆发了战争,起因是我把一个法国男孩儿带回了家。这个男孩子比我小十岁,因为长得高大,看上去很成熟,是我在拉丁区认识的一位汉学家。他听说 R 学法语有困难,就自告奋勇,要来家里教 R,自认为有办法让中国人很快渡过语言关。R 还没有弄清人家的来意就把脸拉下来,也许是第一次婚姻把他的心胸搞没了,也许到了巴黎后真的有种心理障碍,总之他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搞得我很下不来台。这位汉学家倒没有怎么样,和我聊了一会儿就走了。

他走后,R 说想回国,要我和他一起走,我不愿意,两个人吵起来。那天我哭了,本以为两个人到了艺术之乡,一切会很好,这是我们多少年的梦想啊,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梦想在童年时就有了。小时候第一次在父亲的画册里看到那些大师的油画时我就觉得自己要完了,很可能就是那个瞬间决定了我后来的艺术道路。R 也是这样,他上艺术学院完全是个人的意愿,他父亲根本不同意他学美术,他违抗了父亲的意志。我上艺术学院的时候 R 已经留校任教了,他虽然不是我的主课老师,可是我喜欢听他的课,常丢下主课老师的课跑去听他的课,我们就是那样认识的。我在学校是个引人注目的人,R 也是,他那时已经功成名就了,画在北京卖得很火,捧场的人很多,没有必要出去折腾。我们结婚后日子过得也不错,他有一



个孩子,是和第一个妻子生的,后来我们又生了一个,挺好的,其实我也不想出去折腾。可是我们又都不满足现状,我天生在一个地方待不住,他也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吧。在最初商量出国的时候,两个人一致认准去法国,根本没怎么考虑,好像已经命中注定,如果出去肯定去欧洲,如果去欧洲肯定去法国。我们计划他先走我后走,他先去巴黎办画展,等落下脚我再过去。我把他送上国际列车,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我好开心啊,虽然暂时分开了,可是离我们的梦想近了一步。他走后我一直在补习法语,没有到分配的单位上班。一年后我飞往巴黎,他到机场接我,我们俩抱在一起,那种感觉只有到过海外的人才能体会到。

在国内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合拍的,到了外面一下子全暴露出来了。我认为,既然到了一个国家,你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人,能不能拿到绿卡是另一回事,自己心中首先要有一个主人翁精神,否则你怎么在这个国家待下去。这是我的性格,所以我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没有什么不能适应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态度。R就缺少这一点态度,到了巴黎我又没好好帮他,他有点障碍,主要是语言上的障碍,当然还有其他问题。他可能总觉得自己是黄皮肤、矮鼻梁的中国人,其实在法国根本不要有那种自卑感,那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地方,它始终为艺术家开着大门,自人类有艺术以来它接纳过多少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啊,凡高是荷兰人,毕加索是西班牙人,和凡高同时代的画家投奔巴黎的数不胜数,很多人都让巴黎忘记了他们的国籍。

R没能掌握语言,这和我的责任分不开,我是他的妻子,



那一阵我考虑自己比较多,也是种自私的表现吧,但是我不可能不考虑自己啊。我没能留住 R,他也没能说服我,他一个人回国了,第二年他提出分手,我回去办了手续。

他走后的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原先学的是工艺美术,到巴黎后想改学电影,表演我不想学,虽然条件不错,但那不是我特别想的。我想学导演,我一直特迷法国电影,特别是现代影片,那里面的艺术特质和我身上的艺术特质特别吻合。在国内看过为数很少的几部片子,比如《巴黎最后一个探戈》、《最后一班地铁》,到巴黎后疯了似的泡电影院,越泡越入迷,越入迷越跃跃欲试。在这方面有种迫切想表达的愿望,有次竟跑到嘎纳电影节上去了。混进去的,居然还有机会向法国导演表达了我对法国电影的好感,是一个中国艺术女人的好感,他们很感兴趣,当然我也指出了不足。按理我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趁机跻身法国电影界,但过后就算了,(笑)什么事都不是这么容易吧。干导演只是我的狂想,是一个艺术女人的狂想,当然我相信我如果涉足电影也能搞出名堂,我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而且有悟性,不是一般的悟性。后来放弃导演学服装设计完全是出于很实际的考虑,一学也就学出来了,而且很快在巴黎站住了脚。现在我在巴黎有一个服装公司,专门生产中国民族女装,以旗袍为主,适应法国女人体型设计的,在巴黎蛮受欢迎。有次总统夫人来欣赏我的服装表演,当场订购了好几套。

别看我说得这么轻松,我的心却伤痕累累。一个艺术女人只身在海外,一切都可以想像。多少次想回国,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回去不是我的性格,而且我珍重自己的感情,我喜



欢巴黎,所以我不会轻易放弃巴黎。当然,法国人是很世故的,以貌取人的传统一直从巴尔扎克那里延续到现在,这种歧视不仅针对你的外表、举止、谈吐,甚至你的发音,总之你的风雅程度必须符合他们的风范。当然不是所有场合你都需要为别人存在,每天晚上就属于我自己,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完全放松,完完整整地做一个女人,一个普通女人。

在巴黎,做一个独立的艺术女人需要充分把握自己,当然更需要把握时机,有很多机会说过去就过去了,这和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是一样的,巴黎似乎更显著一点,因为那是巴黎。

我儿子是1994年被接到巴黎的,现在已经快上中学了,他长得很可爱,是个很文明的小男子汉,走路都要让我先走,文雅、聪明,有智性,是个很欧化的孩子,我非常满意。

1995年我和让·内结了婚,就是那位汉学家。他对我帮助很大,人也好,身上有种东方人的美质,也是很多优秀的法国男人都有的美质。在一个梦想的国度和一个不是中国人又有着东方味道的男人生活在一起,这个人不是日本人不是美国人不是德国人而是法国人,这种感觉是很好的,似乎许久以来的辛劳都抵消了,这可能也是我这个艺术女人最终的归宿吧。

这些年,当然常想起R,我前面说不喜欢中国男人,可能主要是针对中国男人身上的弱点所说的吧。我不喜欢R的弱点,可正是由于他的弱点,我又深深怀念他,有时想得悄悄掉泪,比什么都难受。但是一个人与某个地方水土不服是不好怪罪的,那不光是文化上的不服,还有生理上的不服,这没



有办法。

在南京见到 R,他一切都很好,南京是他的本土的本土,他在这里很舒服。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这样他就有三个孩子了,一个妻子一个,一共三个。前两个孩子当然是不幸的,但是世界上不幸的孩子太多了,也就没什么了。我孩子现在很健康,他还记得 R,要我向 R 问好,我把问候带到了,R 很高兴,当初他非常想把孩子接过来,我和他争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归了我。他说现在想想把孩子留在外面还是对的,这有利于他的成长。

我在巴黎时常想起南京,我还是很喜欢南京的,我就生在这里嘛。我爸妈都已经退休了,这趟我想把他们接出去住。我今后的打算是在欧洲其他国家发展连锁店,扩大中国民族服装的影响,我在这方面干得很顺手,好像天生就是为搞服装设计存在的。这还得感谢艺术学院几年的学习,学工艺美术的人是不会没有用武之地的,何况还是一个学工艺美术的艺术女人呢。(笑)我在巴黎还有几个中国女友,很合得来。这很重要,在国外能有几个知心女友真是太好了,她们不一定是艺术女人,却很知心。不过我们并不大往来,通电话为多。艺术女人跟艺术女人之间要有个距离,一旦距离越过,彼此都会觉得不舒服,天生艺术女人之间应该有个界限,这是留给自己的孔,透气的孔。

采访后记:她微笑着,五官姣好,身材丰满,让我想起另一些从国外归来的不怎么健康的女人。她把我送到电梯口,怀着对故人的依恋,当然也怀着点距离感,这使我想到,属于



艺术的女人是需要有一块空地的，在这块空地上她才可以舒展感官、飘动衣袂，面对着他人包括故乡和爱人，她可以说笑。当然，这样的女人是不容易的，做这样的女人的丈夫也是不容易的。